

笥河文集一



笥河文集二



笥河文集
三



笥河文集
四



月
月
文
集
一



笥河文集
一

朱筠著

中華書局

笥
河
文
集

二

朱
筠
著

中
華
書
局

笥河文集

三

朱筠著

中華書局

笥河文集 四

朱筠著

中華書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笥河文集 四冊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)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筍河文集卷首

錫庚生也晚。年二十而孤。其得聞先子之緒論。蓋淺於古之所爲文者。固未嘗親受指畫。蓋先子年甫逾艾而終。生平學業所至。多未發之蘊。又爲文素不易稿。文成輒爲人取去。乾隆辛丑。先子既歿。錫庚抱守遺篇。蒐羅放佚。每得於所知之家。碑、表、誌、銘爲多。萃合成集。得奏摺七篇。進呈詩文十四篇。次賦八篇。序十二篇。跋尾書後十九篇。記十三篇。書、議、銘、讚。並爲雜著四十二首。行狀六篇。碑記十一篇。神道碑一篇。墓誌銘三十一篇。別傳三篇。紀事九篇。哀辭四篇。祭文十九篇。合爲十六卷。曰筍河文集。詩二十卷。別爲集。已刊。故不錄。錫庚編摩藏弄。宦游所至。必奉以行。度越山河。載歷寒暑。蓋於今三十年矣。癸酉之夏。客濟南。爰發篋。命工重寫。編次校正。裝訂成帙。越三歲乙亥。同龍溪李畏吾。威覆加校勘。鏤板京邸。以傳於代。謹序之。曰。古者無集之名。亦無古文之目也。蓋自六藝之道微。而諸子興。百家之說熄。而文集盛矣。未明乎集之源委。與夫文之流別。將以讀先子之文。不可得已。夫文與六藝相附麗。未有離藝獨行者。周秦以前尙矣。自漢以降。賈誼、董仲舒、司馬遷、劉向、揚雄之倫。其爲文雄傑一時。第必視其學藝之所至。迺成一家之書。若司馬遷之爲春秋家言。賈誼、董仲舒、劉向、揚雄。並爲儒家者流是也。傳稱董仲舒通五經。能持論善屬文。瑕邱江公。訥於口。與仲舒議。不如仲舒。是則文雖附藝而行。不善爲文。雖精通六藝。尙不足

顯用。故孔子曰：言之無文，行之不遠。是必貴有文也。至若從橫家者流，以言相感，比事推類，長於諷諭，故莊助持議，大臣數詘，鄒陽陳辭，驕主回心。下及徐樂、枚乘，主父假輩，皆挾長短之術，爲敷揚之辭，固不必根柢學藝，而後附麗成文。文之獨行，蓋自從橫之流始。其後競爲侈靡，閎衍沒其諷諭之義。司馬相如、上大人賦，欲以諷武帝，讀之反縹縹有陵雲之志。東方朔、枚皋之徒，不根持論，往往迹於俳優，故自詆其文，頗自悔焉。揚雄以爲詩人之賦麗以則，辭人之賦麗以淫。蓋自是文之與辭遂有攸分。然文雖升降遞嬗，而集之名尚未有稱者。及乎魏晉，更爲麗辭，偶語文氣既殊，規制迥別。迺自往古之文，謂之散行，當世之文，謂之駢體。古文之稱，良由斯起。文集之漸，實始潛觴。魏文譔陳、徐劉應之文爲一集，是爲文集權輿。晉摯虞文章流別，梁蕭統昭明文選，猶其後也。逮夫晉著作郎李充徑易七略七志爲四部，子集二門，儼然對峙。隋經籍志因之，遂爲永制。不知史本發源於經，集固支分於子。蓋自是經史判而六藝淆，專集行而諸子亡矣。唐宋文人，代有專集，記序、疏狀、碑銘、頌詠，體類始備。第人各爲集，充棟插架，幾至家有一編。大氏迹近辭章，而於六藝之文，相去日遠。元明以還，迄於本朝，以古文辭自命者，輒以韓、柳、歐、曾、王、蘇諸集爲宗，號稱八大家，似近著述之旨。然不師其意而徒襲其貌，未成文章，先生蹊徑，初無感發，輒起波瀾，不問事之鉅細，專以簡練爲工，無分言之短長，每以估砦爲古，遂迺割段爲文，模倣蹈襲，雷同剽竊，如出一手，苟不如其所爲，轉相非笑。蓋自是文道萎靡，不絕如綫矣。夫韓、柳、歐、曾、王、蘇諸集，亦必有所學之

本乃自成其立言之體。今不學其所學而徒學其外之文。是猶學步邯鄲。未得髣髴。轉失其故步耳。將欲以讀先子之爲文。豈非以廷撞鐘。膠柱鼓瑟。烏可得耶。昔者先子有言曰。文無常律。唯求其是。又曰。有意爲文。絕非異文。故集中之文。不越考古記事二端。而不爲論辯。夫考古者。經之遺也。記事者。史之職也。不爲論辯者。六藝而外。有述無作也。嘗謂經學不明。良由訓詁不通。通經必先識字。庶幾兩漢諸儒所講之經。可以明。而後世望文生義之弊。絕。欲做揚雄訓纂。而譌纂詁。又謂學者不通古音。無以遠稽古訓。故劉熙釋名。因聲求詁。揚子方言。徧歷輶軒。可以異域之言。而證近正之訓。亦可以殊方之聲。以推往古之音。庶幾周秦漢魏音聲遞變之故。可以通。欲做方言而譌方音。禮起於未然。制莫精於喪禮。譌禮意。禮莫古於儀禮。苦節文之難讀。譌釋例。所輯金石遺文。漢唐以及元明。不下千通。謂金石文字。上可輔經。下可釋史。嘗做裴松之注三國志之例。譌五代史補注若干卷。既成。爲人誤。煨。凡所纂著。缺而不錄。第其微言遺旨。往往錯見於簡篇。好學深思。自可按而窺也。然則先子是編。雖以集名。其與世之所爲文集者。固皎然殊矣。錫庚因就編次所及。故備述源委流別如右。後之覽者。自有知言。小子何多贅焉。

嘉慶二十年歲次旃蒙大淵獻夏六月乙卯朔越七日辛酉錫庚謹序

諸授中議大夫翰林院編修前日講
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
竹君朱公神道碑

公諱筠，字竹君，一字美叔，號筍河。順天大興人。先世德三公居浙蕭山之黃閣河，常明洪永間。德三公之曾祖福三公，南宋時初居越，寨自上無徵矣。由德三公而下，皆葬西山，世業農。八世至高祖諱尙綱公，明末官遊擊，亦不詳其地。曾祖諱必名，祖諱登俊，起家湖廣長陽，四川珙縣知縣，卒官中書科中書舍人。先考諱文炳，年十七入籍大興爲諸生。官陝西整屋縣知縣，累封至中憲大夫。福建糧驛分巡道。曾祖考三世皆誥贈通奉大夫山西布政使司布政使。曾祖妣白氏，祖妣何氏，馮氏，先妣徐氏，皆誥贈夫人。外王父諱豐民公，康熙甲午舉人，以珪奏請，贈中議大夫，翰林院侍講學士，加二級。外王妣史氏，贈淑人。先妣生子兄弟四人，長兄堂，原任陝西大荔縣縣丞，贈封中憲大夫。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直閣事翰林院侍講學士，加一級。仲兄垣，辛未科進士，歷官山東濟陽長清二縣知縣，以公請，贈奉直大夫，翰林院編修，加三級。其次公行五，珪其季也。女兄弟六人，公生而神慧，長珪二歲，皆生于整屋。九歲至京師，十三通五經，學爲文，十五文成斐然。先大夫喜，賜之硯，其年癸亥七月，先妣見背，公與珪同臥起，夜讀古書，手鈔默誦，鷄鳴不休。明年珪遂病，而公愈強，力乙丑孟冬，服除，應郡試，府丞石首鄭公其儲，擢珪第一。公稍次，偕謁鄭公，笑曰：是皆美才，弟可先兄邪？告之學使少司農臨桂呂公燾，十二月院試，呂公擢公第一。試闕

翼搏風歌。大奇之。徧告諸公。明年正月。大尹常州蔣公炳。邀其同鄉劉文定公綸。程文恭公景伊。錢文敏公維城。今侍郎莊公存與。及其弟培因。設筵召予兄弟面試。劉公授題。崑田雙玉歌。詩成。諸公驚喜。明日皆先來就訪。明年。珪竊科名。而公學日以富。庚午。鄉試。編修嘉興鄭公虎文薦公卷不售。名益振。諸城劉文正公延之家。修盛京志。乾隆十八年癸酉。舉於鄉。同考官編修建昌饒公學曙。座師協辦大學士吏部尙書興縣孫文定公嘉淦。禮部侍郎滿洲嵩公壽。明年甲戌。中會試式。同考官贊善溧陽史公奕簪。座師大學士海甯陳文勤公世倌。禮部侍郎滿洲介公福。內閣學士錢公維城。殿試。賜莊培因榜進士出身。改庶吉士。丁丑。散館。授編修。充方略館纂修官。辛巳。充會試同考官。甲申。丁先大夫憂。珪自閩奔喪歸。與公聚首者二年。公自爲諸生。卽授弟子。至是從遊者數十人。丙戌歲。抄服闋。公欲不出而爲名山大川遊。已告假矣。明年正月。珪服除。詣宮門召見。上詢家事。始知兄名。曰。編修無定額。汝兄已補官。不比汝需缺也。珪未卽對。上曰。非邪。珪謹唯曰。是。出則告之翰林院。取公假呈以歸。曰。兄實無疾。倘上再詰。不敢欺也。強爲弟起。公不答。旣而听然曰。汝敗我雅興矣。是冬授贊善。明年五月御試二等。擢翰林院侍讀學士。旋充日講起居注官。戊子科順天鄉試同考官。三十四年。欽派協辦內閣學士。批本事。充己丑科會試同考官。庚寅奉命爲福建鄉試正考官。辛卯會試同考官。至是上知公深。歲持文柄。所得士多著名。公益卓然以韓歐陽蘇自任。振起古學。獎藉寒賤。有一善者譽之如不及。天下之士翕然稱之曰。竹君先生。是秋奉命

視學安徽。安徽故有樸學。公躬拜奠婺源故士江永、汪紱之主祠之鄉賢以勸。乃教士曰：讀書不可不識字。爲剽舊本許氏說文解字，揭以四端，曰：部分字體、音聲、訓詁。又曰：稽古莫如金石文，可證經史之譌。所在披剔榛蕪，聚至千種。時上方詔求遺書，公奏言翰林院庫貯明永樂大典，中多逸書，宜就加採錄。上覽奏異之，亟下軍機大臣議行。御製七言八韻詩紀其事。乃命纂輯四庫全書，得之大典中者五百餘部，皆世所不傳。次第刊布海內，實公發之也。公又言請倣漢唐故事，擇儒臣校正十三經文字，勒石太學，奉硃批候朕緩緩酌辦。癸巳春，仲兄卒，其秋以某生欠考事，部議降級，得旨朱筠學問尙優，加恩授編修。在四庫全書處行走，比歸，總辦日下舊聞纂修事。是時金壇于文襄公敏中掌院爲總裁，于公直軍機，凡館書稿本披覈辨析，苦往復之煩，意欲公就見面質，而公執翰林故事，總裁纂修相見於館所，無往見禮，訖不肯往。愛公者強拉公至直廬相見，公持論侃侃不稍下。金壇間爲上言朱筠辦書頗遲，上曰：命蔣賜棨趣之。時蔣公以舊侍郎直武英殿，真特恩也。乙未，珪自山西歸，復入翰林，從容爲公言：宜稍和同者。公曰：子亦作是言耶？珪心愧之。先是珪與公同官翰林共車馬者七年，至是比鄰居，宅後可通往來，而伯兄居老屋對門，珪自名所居曰鄂不草廬。公既久次，望益重，則大言翰林以立品讀書爲職，終歲足不至達官門，惟門生好友醺酒必應，輒盡醉乃罷。聚書至數萬卷，種花滿徑，來請益者不拒。考古著錄，窮日夜不倦。古文以鄭孔經義，遷固史書爲質，覲縷鉅細，事辨時地，真氣勃出，成一家言。賦則陽張陰關，馬揚以下不道。

也。前後遇大典禮告成祝釐。宣上功德。鴻篇奧冊。褒然推首。詩。初學昌谷昌黎五言。力逼漢魏。既而導躡百家。變化創闢。神明獨得。制義自荆川震川而下。貫串數萬篇。與古文爲一。書法則一本六書。自然勁嫻。蓋公之學與年進。海涵嶽瀕。不足喻其所蘊也。四十四年八月特旨。以公督學福建。時珪方典閩試。閩人士聞公來。無不抃舞。珪與公相遇於石門舟次。公至閩。一以經學六書倡。口講指畫。示以鄉方。閩清某生爲攝令某鍛鍊殺人。公發其覆。大吏雪之。扶持士氣。行義若渴。重倫節。勸懲有加焉。暇則搜奇。廣洞偏著手蹟。明年秋。上以珪代公。異數也。公題使院之寢曰。韓雅。十一月十八日。珪至。與公對牀者半月。公日則出。至他館。應酬諸生。手不停筆。夜歸。談盡三鼓。復作詩文。竟夜。珪曰。宜少惜精力。公不厭也。十二月三日。送公於茅原舟次。公淚下。珪曰。兄今與伯兄聚。比三年。珪卽還耳。嗚呼。孰知其爲永訣邪。明年二月復命。上溫霽詢諭。人以爲必嚮用也。公素強固。性喜山水。於黃山再登其巔。觀雲海於閩之武夷。劣窮玉華諸名勝。皆躋探峻幽。從者輒焉。六月二十一日夜。忽遭痰疾。翼日漸瘳。二十六日疾復作。夜四鼓。遂卒。公生於雍正七年六月六日丑時。卒於乾隆四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丑時。年五十有三。是月蕭山始祖墓有古松高五六丈。大風折其末丈餘。非偶然也。四方之士知者痛惜如失所杖。公孝友直諒。恬淡達觀。不愧所學。在安徽時。奏以本官貤贈庶祖妣李氏爲淑人。得旨准行。貤贈之廣自此始。李太淑人。撫視珪者也。公書來曰。我爲弟成此志。所著古文數百篇。古今詩數千首。他文稱是。皆可必傳於後。銘曰。